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三十章 憑弔

此篇日記，筆跡與上半冊相符，係夢霞手鈔，非筠倩親筆，而日記之末，尚有夢霞附記數語，因並錄之，寥寥百餘字，亦以見夢霞固未嘗忘情於筠倩也。此餘妻之病中日記也。餘妻年十八，沒於庚戌年六月十七日。此日記絕筆於十四，蓋其後三日，正病劇之時，不復能作書也。餘聞病耗稍遲，比至，已不及與餘妻為最後之訣別。聞餘妻病中，日望餘至，死時尚呼餘名。此日記則留以貽餘者。餘負餘妻，餘妻乃能曲諒餘心，至死不作怨語。餘生無以對之，死亦何以慰之耶？無才薄命不祥身，直遭凶災到玉人。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餘妻之死，餘死之也。生前擔個虛名，死後淪為孤鬼。一場慘劇，遽爾告終。餘不能即死以謝餘妻，餘又安能不死以謝餘妻？行矣，行矣！會有此日，死而有知。離恨天中，為餘虛一席焉可也！

宛轉纏綿，淒涼悱惻。餘讀筠倩之日記，餘為筠倩傷矣。一枝木筆，未受東風吹拂，遽遭苦雨摧殘。筠倩之薄命，與梨娘同；筠倩之遭際，殆較梨娘而尤酷。夢霞，情種也，亦情魔也，因鍾情於一人，復牽連及於一人。顛倒情緣，離奇因果，以誤用其情之故，卒使玉人雙殞，好夢成空。鐵血孤埋，征魂不返。茫茫萬古，銷不盡者相思；草草一■，填不平者長恨。餘亦傷心人，寫此斷腸史，事不相干，情胡能已！擲筆歎，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。

餘書今可與諸君告別矣，然佳人才子，結果固已如斯。彼窮老孤兒，近狀又復奚若？是不可不窮其究竟，以收拾此一局殘棋也。梁■琴水，猶魯魯耳。餘何惜費幾日之工夫，作一番之偵探。意既決，乃獨駕扁舟，作蓉湖之游。餘之此行，擬先訪石癡，因介紹見崔翁，可得餘意中所欲知者。設石癡而不遇，則餘將失望，餘於崔氏素無瓜葛，未便造廬而謁也。比至，則石癡負荻歸來，尚未及旬日，見餘頗錯愕。餘與石癡別七年矣，歲月漸增，形容都改，乍見幾不相識焉。既而開樽話舊，倍極留連。石癡因詢餘來意。餘曰：「餘此來，為君去歲一封書耳。」石癡初若不省憶者，尋思半晌，乃曰：「有之，托君之事，今若何矣？能以全豹示我否？」餘乃告以前此擱置之故。石癡默然。餘卒然問曰：「今其人安在耶？」石癡曰：「武漢事起，留學生紛紛歸國，夢霞先餘行半月。臨別為餘言：此行或不返裡，當效力於民軍，償餘素志。今別近匝月，尚未知其消息。君不來，餘方擬買棹往伊家一探也。」餘曰：「夢霞蹤跡，餘頗知之，餘尚欲請君觀一物也。」探懷出小冊授石癡。石癡閱未數行，即訝曰：「此夢霞之袖中秘也，在東京時，彼曾出以示餘。君於何處得之？」餘君於何處得之？」餘黯然而曰：「夢霞死矣！」

石癡大驚，轉詰餘：「君言云何？」餘乃以武昌歸友之言，詳為石癡道，且曰：「此一冊，經滄海、歷戰場，餘友得之於槍林彈雨之中，卒輾轉而入於餘手。孰牽引之，孰介紹之，此中或非無意，不然，武漢之役，少年仗義之徒，不著姓氏，輕擲頭顱者眾矣。而夢霞獨藉一小冊子留遺於世，其名遂不至淹沒而無聞。或者，彼已死之梨娘，一縷芳魂常繞情人左右，冥冥中陰為佈置，俾其所愛者之奇情偉績，得藉文士之筆墨，傳播於人間，事非偶然也。」石癡聞言，慨焉歎息，曰：「彼別餘時，侃侃數言。餘早知其必能實行其志。今果烈烈轟轟，流血而去。渠死可以無恨。而此小冊既入君手，則為死者表揚。君不得辭其責。前函具在，事跡可稽。今有此一死，更足令全書生色，可以濡染大筆，踐餘昔日之請矣。」餘應曰：「唯唯。」

既而請於石癡曰：「餘尚有所詢。彼黃髮垂髫無恙耶？」石癡慨然曰：「崔翁乎？骨已朽矣。言之殊側人懷。自梨、筠二人相繼殞謝後，彼輩孀老之翁，乃若碩果之僅存，老境太覺不堪，未幾即感疾死。渠家戚族無多，翁死遂無人主持，僅有外戚某氏，遠隔城鄉，聞計奔至。後經眾提議，將鵬郎寄養於某老，遺產亦委某氏代為經理，俟成人授室後，再整舊日門庭。議既決，某氏前攜鵬郎去。其遺宅則由某氏僱僕媪二人以守之，幸未至鞠為茂草。數年之間，一家盡毀。吾鄉中死亡之慘、衰敗之速，殆未有若彼家之甚者。想君聞之，亦當生一種滄桑之感也。」餘喟然曰：「興廢不常，盛衰有准，環境往復，理所必然。積善之家，餘慶未絕，有佳兒在，遲以十年，夏少康中興之業成矣。」石癡頷餘言，復曰：「君既來此，有意至夢霞葬花處一弔埋香遺蹟乎？餘當導群君。」餘曰：「甚願。此去或拾得零香剩粉歸，可為餘書煞尾，著一點江上青峰也。」

幾株敗柳，一曲清溪，老屋數椽，重門深鎖。時值孟冬，百草皆死，門以外一片荒蕪，不堪入目，境地至為幽寂。石癡語餘曰：「此即崔氏之舊居也。夢霞寓此時，餘常來此，今絕跡者已年餘矣。此其後舍，守者即居於此。前門則久為鐵將軍所據，無人問津，門上恐已生莠草也。」且行且語，已至門次。石癡舉掌叩門，作敗鼓聲。良久，有老嫗拉關出見餘等，注視不語，若甚訝來客之突兀者，旋問曰：「客來何事？殆訪崔家舊主人乎？惜來遲一年，今渠家已無人矣。」石癡曰：「姥姥不識我耶？」嫗熟視石癡，乃笑曰：「君非秦公子耶？餘老眼花矣。」石癡告以來意。嫗即導餘等入內。過一小圃，晚菘盈畦，青滑可搗，曲折達一書舍，室門上加以鎖，積塵封焉。前有庭，庭廣不足一畝，庭中景象，絕類古刹。牆階之上，遍鋪苔衣，不露一罅縫痕，蓋絕人跡者久矣。

石癡引餘至一處，有土墳起，累然成小阜，雲即夢霞葬花處。欲尋碑石，則已不見，殆歷時既久，為地心吸力所吸入歟？抑為人攜去，珍之為秦磚漢瓦歟？不可得而知。塚上短草，生意歇絕。草根之下，杭泥凝結成小塊無數，彷彿猶有傷心人血淚痕也。憑弔久遠，彷徨回顧，餘突謂石癡曰：「君誑我，空庭如洗，安有所謂梨花與辛夷耶？」石癡曰：「異哉，是誠有之，今何並枯枝敗葉亦俱杳然？意者美人已返瑤台，而此美人之靈根，亦為司花吏拔去，移值天上耶？」因呼嫗問之，嫗言前園庭中實有二樹，梨夫人死後，春來梨樹即不發花，辛夷雖吐蕊，亦不能如往年之盛。是年六月，筠姑娘又死，二樹均日就枯萎，柔條曼葉，失盡舊觀。比老主人死，餘等來時，僅見枯乾兩株，兀然直立，枝葉皆化為烏有。問：「枯乾何在？」則曰：「已斷作柴燒矣。」餘曰：「惜哉，是亦焦桐之類也。草木無知，乃為人殉，斯真所謂情種矣。」子然一枯乾，大足以供後人之憑弔，何物老嫗，大煞風景。此已死之情根，尚不能久留於世，彼癡男怨女，情死情生，宜其一霎時便成為歷史上之人物也，與石癡歎息者久之。

餘旋指書舍問石癡曰：「此即夢霞寓居之所耶？」石癡曰：「然。餘昔年時與夢霞促坐閒談於此。猶憶某年秋，餘訪夢霞，夢霞沾酒留飲。半酣，夢霞指庭畔香塚語餘曰：『此餘之埋愁地、銷魂窟也。餘死苟得埋骨於此，則此身長伴花魂，死可無恨。』又指庭前二樹謂餘曰：『此餘之膩友，亦餘之愛妻也。其和靖妻萼綠華，為千秋佳話。餘今妻此二花，和靖且輸餘豔福矣。』言已大笑。復曰：『明年此花開時，君能歸來，當再與君對花痛飲一醉，以餘瀝澆花，為二花壽。』噫！孰知酒杯才冷，人事已非，人既雲亡，花亦不壽，徒剩傷心之境地，尚入餘之眼際。情長緣短，室邇人遙，既含宿草之悲，再下哭死之淚。餘獨何人，乃能堪此？自今以後，亦不能再至是間矣。」石癡言時，淚盈襟袖。餘至此亦覺觸目淒涼，百感交集，恨無以塞石癡之悲也。

石癡復令嫗啟書室門，與予俱入。則見塵埃滿地，桌椅俱無。窗上玻璃碎者碎，不碎者亦為塵所蒙，非復光明本質。石癡一一指示餘：此夢霞下榻處，此夢霞設案處，此餘與夢霞對飲處。四顧壁立，空無一物，惟門側倚一敗簾，字紙充實其中。石癡就而翻檢焉。室中空氣惡濁，餘不能耐，呼石癡曰：「去休，是間不可以少駐矣。」石疾忽檢得一紙，欣然向餘曰：「君試閱之，此情天劫後之餘灰也。」餘受而審視，上有秋詞一闕，詞曰：

秋光驚眼。將前塵後事，思量都遍。極目處，一片苔痕。記手折梨花，那時曾見。病葉西風，這次第，光陰輕變。算相思只有，三寸瑤箋，與人方便。蓬萊水清且淺。只魂飛夢渡，來去無間。最難是，立盡黃昏，知對月長吁，一般難免。薄命牽連。真憐惜，空深依戀。還只恐，未償宿債，今生又欠。

——右調《解連環》

舊恨猶長，新愁相接，眉頭心上頻攢。獨客空齋，孤枕伴清寒。醉時解下青衫看，數淚點，曾無一處乾。道飄零非計，秋風菰米，強勤加餐。老去秋娘還在，總是一般淪落，薄命同看。憐我憐卿，相見太無端。癡情此日渾難儼。恐一枕梨雲夢易殘。算眼前無恙，夕陽樓閣，明月闌干。